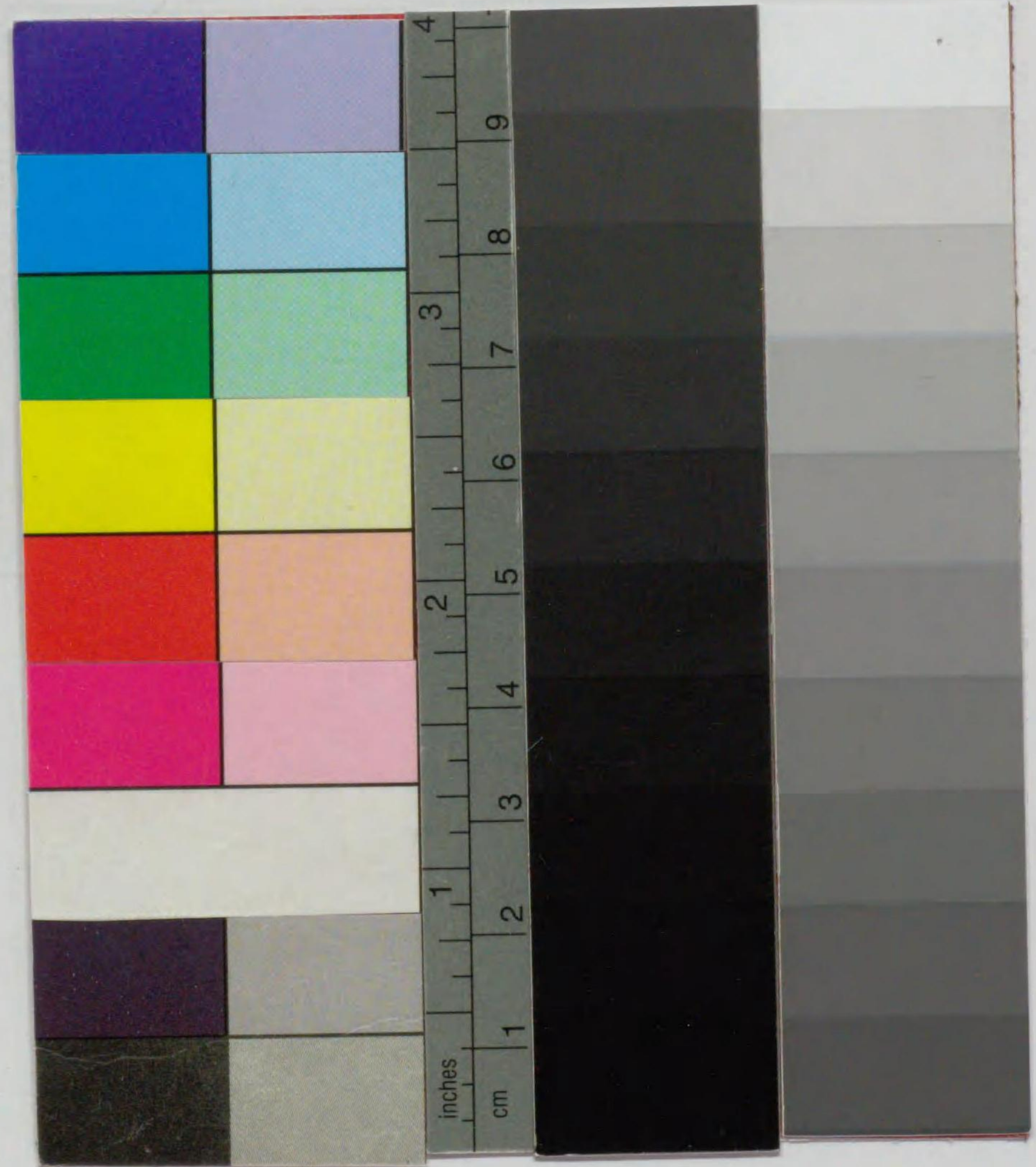


570-275



\*1200600061988\*

570  
275



30. 7.27

影印璜川吳氏仿宋刊本

279

論語集注 上册

東京文求堂印行

570-275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

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

犧。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

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

公。有聞詔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

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

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

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

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

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

及未見好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

德之語。及微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天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

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

此。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

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子

語。而所記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

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

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六月廿十

命語下

E

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

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

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

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

我數年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

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

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

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

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

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之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

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釋。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

學者。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不習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矣。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

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為學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

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

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

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

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

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

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

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

暇日以衆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

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

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未

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

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

失之於野而已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姓子夏孔子弟子

之賢而易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

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

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

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

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子曰

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固堅固也輕乎

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

忠信

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己。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君子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兄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兄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志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有子

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

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

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

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

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去好

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

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

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

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

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

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其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

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

雖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故以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

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

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

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

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

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

服眾。○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



微婉且此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  
 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  
 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  
 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  
 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  
 之曰毋○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不敬○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  
 無恥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  
 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  
 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  
 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  
 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  
 以說格正也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  
 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  
 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  
 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  
 可徒恃其末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  
 為之不一三十而立固以自立則守之四十而  
 不惑則於事物之明而無所事守矣○疑五十而知  
 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  
 而不足言矣又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  
 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從如字○從隨  
 也○矩法度之器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譬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涵泳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無違。謂不肯於理。樊遲御。孔子弟子。名須。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有限。所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

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疾。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令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

大七十一

八用五十一

上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子曰。視其所以。子為惡也。為善者為小人。君觀其所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或曰。由行也。謂所察其所安。安則又加詳矣。以行其所為者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是。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得。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正譏其不足。以為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周氏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

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子

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治木石金玉之

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駸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

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

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以為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子張學干祿。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曰。多聞闕疑。慎師。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

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

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哀公問曰何為則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

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

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

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

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故或人疑其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不為政也。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

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子曰。人而無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

大車。○

公。○

○

○

○

○

行之哉。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輓五兮反。輓音月。○大車。謂平地任

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

亦猶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是也。○王者易姓

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

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

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

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之學。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

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來。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

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

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

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

而祭之。詔也。祭之鬼。詔。求媚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見。義不為。

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卷一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集注卷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

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

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樂舞之數。自上而

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

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

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



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

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

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林放

問禮之本

文。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

問。子曰大哉問

志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

則禮之全體。無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

也。寧戚

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

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能備。之愈也。

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曰。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

如諸夏之亡也。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

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

盡其。○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女音女。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

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驪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練倩反。

也。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子曰。繪事後素。○繪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飾之。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論詩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

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也而不足徵也又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祭外神也祭祭先主於

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

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

戒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

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

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也○王

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

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

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

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

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饌於



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

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

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

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

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

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黃氏曰。孔子

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

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

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

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

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

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

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哀公問。社於宰我。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

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

附會其說與。子間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

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

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

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子曰。管

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

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不或曰。管仲儉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

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亦有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亦有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大音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儀封人請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

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儀封人請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遠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行其教于道路。言天使夫子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狗于道路也。周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

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

又以其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

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

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子曰。居上不

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

為愛人。故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

哉失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

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

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者則安其本

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

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子曰。唯仁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獨好惡皆去聲。○唯之為言。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子曰。苟志於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必無過舉也。○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貧賤也如此。○子曰。苟志於仁矣。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矣。○子曰。我未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皆去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故難得而見之也。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

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我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疑。蓋

辭。有之。謂亦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可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力苟能實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也。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過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後賢。否可知也。○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

之道者。事物當安。無復遺恨矣。

可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

六十五

八十五

二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子曰。士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求道而

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

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

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

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

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

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己知。求為可知也。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

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

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

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而巳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

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

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

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

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

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

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

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

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

是也。忠恕一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

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之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

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

遠。斯乃下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

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

生而取義者。以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

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

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

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

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

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寧熟諫。父

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子曰。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

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

出而逸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難於言也。不得已

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

事約則鮮失。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

十章。疑皆曾子。○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門人所記也。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子游曰。事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

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注卷二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集注卷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

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

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

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子謂南容邦有道不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



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知。○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為。况聖人乎。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馬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此。然則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

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子曰。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馬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馬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用佞。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

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

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

在或亡。不能必其有。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

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

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

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孔子弟子。姓。

公西。字。

子華。字。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下。

同。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者。數之始也。顏子明睿。

而識彼無所不見終。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

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

一。知。二。也。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

誅責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

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行文不然。則非

敦。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  
 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  
 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  
 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曰。吾未見剛  
 者。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反。於度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  
 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  
 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為慾爾。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  
 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此  
 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  
 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  
 此所以為。○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仁。恕之別。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  
 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之。言也。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貢問曰。孔文

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高者。亦多取。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宰。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

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子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夫公孫僑。大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也。○子曰。臧文仲。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椀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椀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詔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卿知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天理而無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

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

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空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思之為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

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子在陳曰。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

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過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直心以。○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懷我。子路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

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內自訟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過而能內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

尤鮮。能內自知。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子曰。十室之邑。必

歎之。其警學者深矣。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屬上句。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

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

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

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音大

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與。子曰：雍之言然。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伯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

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復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

謂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此。可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

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

之。當喜怒者。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

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大。二

媿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  
 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  
 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稱顏子為好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  
 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  
 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

有餘。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子曰。母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犁。雜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蘇為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聞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

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

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

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

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音費

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

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

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

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

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

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

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

而有之，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大九十七

命五十二

命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

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

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

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

其才。則庶乎。○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

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

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

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學儒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

有餘。然意其遠者。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音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  
 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  
 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殉人之  
 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  
 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人才。為先。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  
 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  
 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受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本亡矣。雖有。○子曰。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也。而亦生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

不能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

者。所以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子曰。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

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

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

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

之意。躡等而有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

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樊遲問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

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

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所難知也。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急不求。○子曰。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

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

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

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

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

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

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

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

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

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

緩急之序。亦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

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

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

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

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

而不治。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矣。此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言通乎上下。聖人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夫仁者已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而無間矣。狀仁之體。其切於此。周流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所欲之事。而仁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私。而全其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所以不至。若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不。瞻爾。此病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州。聖人非不欲四海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應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集注卷三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集注卷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去好

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

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

辭也。謙之。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

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

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曰。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

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

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

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子曰。甚矣吾衰也。

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

時志欲行周公之道。

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

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

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子曰。志於

道。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理之流。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  
 行矣。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  
 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  
 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  
 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  
 行。游於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  
 兼諒。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  
 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  
 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  
 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  
 有以禮來。則無不。○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扶  
 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  
 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  
 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  
 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  
 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  
 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  
 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  
 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  
 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臨喪哀。不  
 能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  
 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  
 聖人之情性。然。○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後可以學道。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尹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

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子路曰。子行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

勇。意夫子若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三軍必與己同。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

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

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用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子曰。富

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

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

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

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子之所慎。齊戰疾。齊

天無可求之道也。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

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

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

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子在齊聞韶。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有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何樂者。○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可以知其不可不學。○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而類記之。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子曰。女奚不曰。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好去聲。○生

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而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

夫禮樂。非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

實也。○子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人所不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神。○子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

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

進善其。○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

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

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已。○子曰。二三子。以

大子

八用五口

二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子以

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反。○子登

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亡而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亡。讀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

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

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

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

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子釣而不

綱。弋不射宿。流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

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

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

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

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音識

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

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

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

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

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

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

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

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

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

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之。則至。何遠之有。

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

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此。孔子退。揖巫馬期

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

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巫馬期以

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法事者。○子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取其善。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

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

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

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子曰。若聖與仁。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

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

所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無以進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

則無以進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

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九軌反。○禱。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告。以無所事。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意。○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學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謂

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

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反。憊。絲里反。絞。古

卯反。○憊。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

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

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

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曾子以其所係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

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

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之。曾子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

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識之善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雖無所

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

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

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

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

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

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

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

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

足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

操。如是也。○程子曰。節。○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引。寬廣也。毅。強忍也。非致

遠。其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

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

謂遠矣。○程子曰。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

立。毅而不弘。則隘。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

剛毅。然後能勝。○子曰。興於詩。性情有。邪有

重。任而遠到。○子曰。興於詩。性情有。邪有

正。其為言既易。故學者之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

感。人又為易入。故學者之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立於禮。禮為本。而有節文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為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

所搖奪者。必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

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

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至於義精仁熟。而自

查。淳。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

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為本。而有節文

大

今冊五口日

一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材也。難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理之當

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

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不好去聲。○好勇而無所容，則必致亂。惡者之心，善惡雖殊。○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如有周公之才，而驕吝，則必致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而驕吝，則必致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而驕吝，則必致亂。

可也。蓋有同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

公之才，而驕吝，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

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

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

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

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子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篤，信去聲。○篤，厚而力也。不

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

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信，則亦徒

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則仕危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

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

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邦有道

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而世治

可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也。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

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執事言至。雖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

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

師摯。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子曰。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忞忞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侗。音通。忞。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忞

。音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

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

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大子午

命五言

七

也。而不與焉。○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而不與焉。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太。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

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公。望。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國。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不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小言半

論語

十七

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子曰。禹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子曰。禹  
 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  
 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所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  
 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  
 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注卷四

吳縣吳志忠校刊

去六

命吾日

上

論語集注卷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

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

成一藝之名也。

子間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

德備。不可所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麻冕。緇布冠也。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

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

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絕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

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馬氏

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

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也。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

多能為。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猶縱

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間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

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

并記之。故。○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叩。

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

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知。與知極其

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

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

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

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

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然歎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

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

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

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

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子曰。譬如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子曰。譬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

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子謂顏淵曰惜乎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

子惜之言其方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

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

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吳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

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吳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主政之類是也。吳言若其論好貨

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

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

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子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

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

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

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故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鼓反。○伎。害也。

夫子稱之。故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害也。

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

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激而進之。故○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八五子

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子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夫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亭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何遠之有。夫音。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大序八

人爾五口乙

乙

鄉黨第十

揚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

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

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

如也。君在。視朝也。踧。踏。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

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指所與。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指所與。色。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立。謂赤占反。○所與。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以次。

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入公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

則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握也。齊。衣下縫也。禮

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蹠蹠

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蹠蹠。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

朝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躡躡如有循。勝。平聲。縮。色。六

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

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

必變服。所以哀死。此孔氏遺書雜記。孔子衣服

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孔子衣服

子事。○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

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齊必變食。居必遷

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交神。故致潔。○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鼎而切之為膾。食

善。非謂必也。食。饘而醵。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音嗣。

饘。於糞反。醵。烏邁反。飪。而甚反。○饘。飯傷熱

濕也。醵。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

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

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

傷人。故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

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

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

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

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

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音食

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沽

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祭於

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

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

欲心勝而。○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不暇擇也。○

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十杖。於鄉。未出。不。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

鄉之事。○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

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節。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廋焚。子退朝。

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

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而薦之。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

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

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疾

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容禮也。疾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東首。以受生氣

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君命

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此一。○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入大廟。每事問。○此一。○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

己親也。○此一。○節。記。○寢不尸。居不容。偃

大言

人言

七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

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版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

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

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迅雷

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升車必正立

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

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

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

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闐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

俟所聞者

論語集注卷五

吳縣吳志忠校刊

